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五十七

唐 張守節 撰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郤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

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兗州金鄉縣界以往至栗括地志云屬沛郡也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宛劬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善甫二音宋州縣也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

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緱音勾洛州縣絕河津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比攻漆今幽州新平縣古漆縣也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口肩

反今隴州汧源縣本漢汧縣地也還下郿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故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頻陽括地志云頻陽故城在宜州土門縣南三里今土門縣併入同官縣屬雍州宜州廢也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也破西縣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音圭秦州縣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頻陽侯共食鍾離括地志云潁陰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

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爲秦之舊馳道也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葭地理志云葭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葭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界漢葭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靃人其音亦同以前至武泉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破之還降太原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按在樓煩縣西北）破之追北八十里還破樓煩（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地理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勳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中郡）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邱破之（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豨得豨丞相

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破綰軍上蘭括地志云嬀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復擊破綰軍沮陽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燕上谷秦因不改漢為沮陽縣追至長城即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今是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

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髙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髙后崩按孝惠六年髙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髙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髙后崩呂禄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産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

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户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建尉建

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

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括地志云故蓨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蓨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

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

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
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
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辟門士吏謂從屬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
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
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

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顔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即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

絕其粮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粮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

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弃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赭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連亘盤紆厎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頸闊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悉成田也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

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因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人主作人生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

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景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

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絶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吕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

以窮困悲夫

史記正義卷五十七

史記正義卷五十八

唐　張守節　撰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言諸姬者衆妾卑賤史不書姓故云諸姬也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

通縣西十一里）以參為太原王（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勝為梁王（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

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括地志云大棘故城

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高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猨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

竹圃也　廣睢陽城七十里太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趕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

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漢官宦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

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宫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姓軒丘名豹也）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

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

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

帝加壹飡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

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

王孝王未死時財巳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黄

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

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

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

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侯宮長及郎中尹霸等

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任太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

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

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宫室車服擬于天子然亦僭矣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

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

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如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

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

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為故國亂禍不絶故春秋曰君子

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絶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説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劔劔著身視其劔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劔以此知而發覺之發

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

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

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史記正義卷五十八

史記正義卷五十九

唐　張守節　撰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

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皃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

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辛子共王不害立四年辛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辛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壖地為宫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

折父老切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郅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顔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吴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馬

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晚節猶言末年時嗇貪悋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宫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

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幷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絶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戾又陰痿婁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顔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録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宫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輙求其罪

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

人彭祖多内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

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樂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

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

故王甲濕貧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産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

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侯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寛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棁棁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媢不常侍病輙歸舍醫進

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
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棁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
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棁共分財物太子王
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
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
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
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
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

掠擅出漢所疑因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

脩素無行使棁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

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

房陵國絶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

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

封憲王子平三萬户為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户為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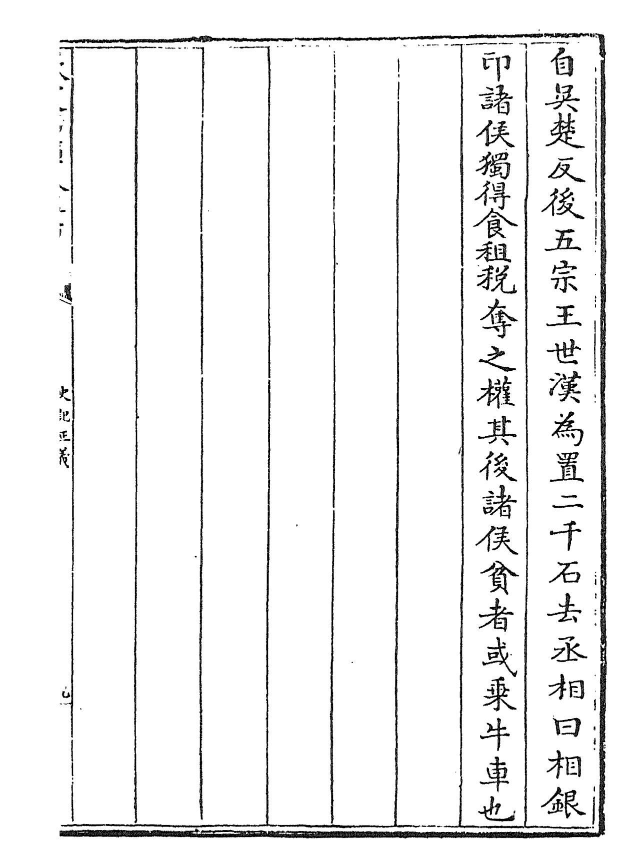
王泗水海州

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眞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辛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絶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内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黄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于天子



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正義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正義卷六十至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如筠

史記正義卷六十

唐　張守節　撰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

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

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

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

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傅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羣臣平津侯等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

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
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
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
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
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
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
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
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

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
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諸侯爵位
二等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
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
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匈奴
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 西湊月氏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也
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
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

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
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臣青
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
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
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
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
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
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

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
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
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
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
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
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
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
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

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
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
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
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
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

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

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俷音符味反）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奉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謂京口南至荊州以南也）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三代要服不

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壃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襃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覧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

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
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阸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
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
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
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
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閎
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絶為郡天下稱齊不

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
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
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禄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
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
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
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
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

閒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之時廹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户會昭帝崩宣

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 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 一子為平曲侯 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 一子為南利侯 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 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 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 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

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

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

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

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

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

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

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

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

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

當誅昭帝緣恩寛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户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纎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寛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異

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
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
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
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
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
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
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

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寛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君子不近庶人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誅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

王祭祀

史記正義卷六十

史記正義卷六十一

唐 張守節 撰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其人形跡可序列故云列傳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勑升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說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明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史記六十一

老子者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老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

二五手把十丈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八十一載逍遥李樹下廼剖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脈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脈張君相云君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耼耼耳漫無輪地神仙傳云外字曰耼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出號曰耼也周守藏室之史也藏在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

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沙磧上轉遊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鰌蒿細葉蔓生於沙幕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鰌蒿江東呼為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態能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

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彊其兩反為于偽反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蓍

大為席蒞艾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王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

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之樹反）注子宮宮玄孫假（作瑕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宛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

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詆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衞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然善屬書離辭（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

剽疋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洋音翔己音杞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不犀也豚小猪臨宰時顧為孤小豚不可得也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

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

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髙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殁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槩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葢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髙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槩古代反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

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采薇而食之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

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按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跖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謂北郭騷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言天下泯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疾沒後懼名堙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絜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賈子曰貪夫徇財徇財迅反徇求也瓚云已身從物曰徇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貪生乃成其史記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

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殁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世事益睹見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

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砥音旨礪行脩德在鄉閭者若不托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史記正義卷六十一

史記正義卷六十二

唐 張守節 撰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韋昭云管夷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

仲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絶也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

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齊國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

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言為政令卑下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

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今齊州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沫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三歸二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謂已讒諫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脩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

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戄狀縛反注皇覽云晏子塚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清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塚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

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

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軼音逸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

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

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

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正義卷六十二